

# 約翰·拉貝（下）

## ——一九三七年南京市民的活菩薩

郭石城

（續上篇）

### 四、「拉貝日記」重見天日

一九九一年德國前駐北京大使維克特出版了他的青少年時期回憶錄，其中有一章標題是：「約翰·拉貝留在南京」，記述一九三六年秋天，他從美國學成歸國，途經日本、中國，經朋友介紹，在拉貝家作客一星期，受到拉貝夫妻兩人熱情款待的經過，並詳細記錄有關拉貝在日本佔領南京初期為拯救南京市民成立國際安全區與日軍周旋的見聞。這本回憶錄出版三年後，也就是一九九四年五月，拉貝的外孫女烏蘇拉·賴因哈特（Ursula Reinhardt）致函維克特，首先謝謝他對外祖父的恭維，然後提到當年「去納粹化審查委員會」對外祖父的非難，使他們全家餘悸猶存。最後提到外祖父留下大批日記，由於外祖父在日記裡表明他是納粹黨員而且有讚揚希特勒的語句，因此全家視這批日記為禁忌，誰都不敢去碰觸。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賴因哈特再度寫信給維克特表示，他已從舅舅奧托（Otto Rabe，拉貝長子）那裡取得八大本日記，不過至今還不敢去認真研讀，而且內心不斷掙扎，究竟要讓這批日記秘密保存下去呢？還是公諸於眾，讓世人有機會一睹這批歷史性的原始資料？

正在賴因哈特猶豫不決的時候，「紐約地區華人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主席邵子

平突然從紐約飛到柏林造訪。邵子平於六十年代末期獲得海德堡大學國際公法法學博士學位後前往美國發展，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多年，不知從何處獲悉賴因哈特擁有這批日記，希望說動她攜帶這批日記在紀念大會等處的展覽會上展覽。邵子平就像他的父親邵毓麟大使（我國前駐南韓大使）那樣發揮外交長才，首先稱讚拉貝是一位英雄，取得賴因哈特的好感和信賴，後來又成功說服她親自前往紐約參加展覽會。賴因哈特後來寫信告訴維克特，她從小到大，第一次聽到有人稱讚外祖父是英雄的五味雜陳，並就此作了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讓外祖父的日記重見天日。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初賴因哈特將日記影印了兩份，一份寄給維克特，另一份寄給邵子平，並於十二月十二日親自前往紐約。因為有拉貝日記這樣寶貴的資料，展覽會舉辦得非常成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紐約時報有兩篇文章報導此事，標題分別是：「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一名納粹救了許多人命」、「一名納粹以卍標誌救了許多人命」。接著就有許多出版社找賴因哈特接洽出版日記，賴因哈特據實告訴他們，擁有出版權的是她的舅舅奧托，而且早已委由慕尼黑的德意志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秋天，由維克特編輯的德文版「拉貝日記」正式出版，這本書的全稱是「約翰·拉貝—南京城的善良德國人」，接著，中文、日文和英文版也相繼在南京、東京、紐約和倫敦問世。

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的「南京暴行—被遺

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一書也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版，該書曾大量引用拉貝日記上記載的資料，出版後轟動一時，是當年美國最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

當年紐約時報曾稱譽拉貝是「南京的辛德勒」，其實，辛德勒不能與拉貝相提並論。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是因為經營的工廠急需勞工，因而買通納粹官員間接拯救了數百名猶太人的性命，拉貝則是基於人道精神，在不顧個人職業前途的情況下，冒生命危險拯救了廿多萬南京市民，兩者相較，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 五、拉貝是真正的納粹嗎？

德國無條件投降後，戰勝國不但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追究戰爭犯罪首謀份子的責任，而且還要進一步在社會各階層肅清納粹餘孽，將納粹對公眾機構及德國人民在文化、經濟生活中的影響力徹底消滅掉。在去納粹化過程中被逮捕入獄者估計約有四十餘萬人，由於株連廣泛，不但招致民怨，戰勝國自己的人力、物力也不勝負荷，最後不得已交由德國人自己去處理。

拉貝不幸剛好處在去納粹化過程的浪頭上，而且審查他的委員們又有很深的成見，因此吃盡了苦頭。事實上拉貝這件案子只是一樁輕微的案件。根據法國歷史學家克賴斯勒(Françoise Kreissler)的研究，當時在中國的德國外交人員、新聞記者、教師以及與政府有關係的廠商幾乎都是國社黨的黨員，這在當時已是公開的秘密，至於各人加入國社黨的動機和對黨的忠貞程度如何就無從知道了。拉貝之所以加入國社黨乃是因為他創辦的德國學校需要德國政府的支持。由日記也可以知道在那個階段他的確是衷心擁護希特勒，在成立國際安全區初期，他幾乎就像向上帝禱告一

樣，祈求希特勒能夠協助他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不過，如果進一步問拉貝對希特勒以及他的具體施政有甚麼意見時，卻發現他根本就沒有多少認識。拉貝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在中國生活了將近卅年，除了一九〇三年曾短期回德國度假外，拉貝毫不瞭解德國的政治，也沒有能力判斷是非，就像大多數德國人一樣，他對希特勒上台後取得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工業上的成就滿懷敬意，也充滿了期待；也像大多數德國人一樣，對希特勒即將發動戰爭及殘殺猶太人茫然無知。

當年德國流傳一則笑話：德國人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納粹；第二類是聰明人；第三類則是誠實人。這三類人絕對無法結合為一體，一個人如果聰明而且老實，那就不可能是納粹；一個人如果聰明而且是納粹，那就不可能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人如果誠實而且又是納粹，那就不是一個聰明人，因為他不能洞察希特勒和國社黨的缺失。

拉貝就是最後這一類人，他完全不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正意義，也不知道國社黨所作所為，他只是盲從的加入了國社黨，一直等到一九三八年回到德國後才有機會近距離的觀察國社黨的實際作為。他沒有想到自己很快地就惹上了麻煩，拉貝只是因為揭發日本人的暴行就受到祕密警察無情的對待，日記被沒收，行動受限制，像他這樣愛恨分明而又極富正義感的人，想必氣憤難平，內心受到的創傷和打擊，想必也難以言喻。他的日記只記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廿八日就嘎然而止，我們無從獲知他當時的反應。雖然後來又短暫恢復記日記(從一九四五年四月廿四日寫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為止)，不過已很少再提到往事，只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因為在去納粹化審查過程中受到委屈，因此在當天的日記上記下：「如果當初知道納粹會犯下這麼多不可饒恕的罪行，我絕對不會想要加入國社黨」。

這句話顯示他對國社黨的失望，也道盡他的人生辛酸。他在卅年代初期一時失察加入了國社黨，從此人生定調，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可是他的思想言行完全不像一個納粹黨員，也沒有留下任何惡行，戰後本來很容易洗刷，可是戰後那幾年，德國政治氣氛肅殺，人人自危，拉貝被捲入時代的洪流，鬱鬱以終，這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大時代的悲劇。九十年代末期德國不斷有「我的祖父不是納粹」這類書籍出版，為那一代人訴不平，「拉貝日記」不過是其中的一本，不過，因為被拍成電影，受到媒體的關注，因而也是被討論最多的一本。

## 六、德國人對日本贖罪態度的看法

在拉貝日記問世以及「約翰·拉貝」這部電影上映期間，德國各界不免舊話重提，日本為什麼不能像德國那樣走出歷史的陰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和日本有許多相同之處，他們都是戰敗國，都同樣被外國佔領並在瓦礫中迅速復興，同樣創造了經濟奇蹟，可是他們卻有一點大不相同：日本無法像德國那樣與鄰國和平相處。否認南京大屠殺、修改教科書、政治人物不時參拜供奉有戰犯的靖國神社、否認慰安婦的歷史事實，而且不斷與鄰國發生領土糾紛等等的行為，在在顯示日本人對過去戰爭罪行仍然採取壓抑、逃避或淡忘的心態，雖然期間也有所謂「村山談話」或「河野談話」，但是日本政治人物反反覆覆的態度，總是讓人無法釋疑。

德國是過來人，因此對日本人的反應都不免好奇，有的人附和傳統的說法，從文化及民族性的觀點來解釋，指出日本人是一個有羞恥感的民族，認為戰敗可恥，承認罪行是一種「自虐」的行為，有損日本人的尊嚴。其實，羞恥之心人人皆有之，德國戰敗之初，何嘗沒有這種心理，在承認罪行

之前，內心何嘗沒有掙扎？再看看同受西方文化薰陶及宗教影響的歐洲其他國家，法國直到去年才公開承認在納粹佔領期間，維琪傀儡政府曾逮捕數以萬計的猶太人送往集中營。犯有同樣罪行的荷蘭、奧地利、義大利等國也承認德國人比他們更有能力克服過去。可見德國人的心理轉折另有其他因素，不是文化、宗教及民族性這些原因所能涵蓋。

此外，有些德國人特別注意到，美國並沒有像在德國肅清納粹殘餘勢力那樣徹底對付日本右翼份子，後來又為了對抗共產陣營而曲予包容。雖然戰後日本社會主流勢力沒有讓右翼勢力有太多發展機會，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每當日本社會不安定或經濟衰退的時候，右翼份子就蠢蠢欲動，政治人物也有了上下其手的機會。

右翼份子爭取人民認同的手段很多，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等等只是一些較明顯的動作，前漢堡大學政治系教授賴歇爾（Peter Reichel）指出，日本右翼份子經常利用廣島、長崎原爆造成的災難，將本來是加害者的日本轉變為受害者、犧牲者，一方面想藉此逃避自己的戰爭責任，另一方面則藉此喚醒人民的民族意識。賴歇爾專研戰後德國克服過去的歷史，在這領域的研究聲譽卓著，他認為日本政治人物的民粹手段非常不智，這種手段在社會動盪不安、民生困難的時候，也許可以短暫產生效果，等到政治、經濟穩定及社會秩序恢復或世代更替之後，他們製造的神話就會破滅，最終仍難逃歷史的審判。

其實，戰爭末期德國各大城市遭受盟軍無情的轟炸，死傷民眾不知凡幾。蘇聯紅軍攻抵柏林，數萬名婦女遭到強暴，其中大部分是德國無條件投降前夕的五月二日至七日這段時間受害。戰勝國戰後肅清納粹殘餘勢力的措施也引起德國人民極大的反感，心中當然也積有不少怨恨。可是，後來他們逐漸反思、覺悟到德國自己是戰爭

的始作俑者，納粹德國國防軍對待蘇聯戰俘、平民也做了不少喪盡天良的事，而且慘無人道的殺害數百萬無辜的猶太人。面對這種難堪的歷史，他們的內心也是經過一番掙扎，才以贖罪的心情逐漸走出歷史的陰影。在這種轉折的過程中，德國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政府領導人的開導，還有哲學家、歷史學者、政治學者、文學家及其他社會名流的啟迪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反觀日本，政治人物不用說了，就是一般知識份子也沒有勇氣揭發日本過去犯下的罪行。拉貝日記的編者維克特在編後語中提到，這些知識界的朋友們都承認日本士兵的確曾在南京犯下不可饒恕的罪

行，並引以為恥，不過要他們挺身而出，公開譴責或認罪，卻又感到相當為難。由此可知，戰後日本政治人物沒有遠見，知識份子也缺乏道德勇氣，筆者認為這正是日本不能像德國那樣走出歷史陰影的最大原因。筆者前此在本刊曾簡略報導德國政治領導人物及學者名流的時代使命感和道德勇氣，散見第九、十、十一及十五各期，讀者如有興趣，可對照參考。將來有機會，筆者擬再作有系統的整理，屆時再向讀者們請教。

（本文作者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曾任僑選立法委員，現旅居德國）

### 本會辦理「法國進修文教獎助學金」獎助要點

- 一、財團法人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台灣學生赴法國進修文化、藝術、教育等領域博士學位，特訂定本獎助要點。
- 二、申請資格：
  - （一）年齡在四十歲以下。
  - （二）台灣境內公私立大學畢業。
  - （三）法國境內經教育部認定之大學或學術機構進修文化、藝術、教育學科博士學位。
- 三、獎助名額：博士一名，每名獎助新台幣壹拾貳萬元整。
- 四、獎助申請需為博士學位修業期間。
- 五、獲獎助期間，研習計畫內容如有變更，需提報本會同意後，維持其獎助資格及金額，若與研習計畫內容不同則撤銷獎助金。
- 六、獎助金額分兩期給付：
  - 第一期：獎助名單公佈後，先行支付二分之一，並請於七個月內檢具學生證影本及繳費單影本送本會備查，若無則撤銷獎助金。
  - 第二期：修業期滿，繳交進修成果報告送會核備後再付二分之一。第二期款應於第一期款撥付後三年內依規定提出申請，未申請者視同放棄。
- 七、申請資料：
  - （一）申請書乙份。
  - （二）簡歷表及最高學歷證明影本乙份。
  - （三）進修計畫書乙份。
  - （四）推薦函乙份。

申請人需附博士論文摘要及指導教授推薦函；在法申請獎助學金者，需附在法就學成績證明相關資料；在台申請赴法進修者，需附就讀院校同意入學證明；赴法就讀語言班級者，不得提出申請。
- 八、甄選程序：
  - （一）初選：由本會人員作基本資格書面審查。
  - （二）複選：由本會邀請學者專家二至四人及本會董事一人組成甄選小組進行審查，審查結果報請董事長核定。
- 九、申請期限：每年四月三十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六月三十日公佈獎助名單。獲獎助者需於六個月內開始執行進修計畫，逾期者將視同自動放棄獎助資格，且不得再提出申請。
- 十、獲獎助者於博士學位完成後應送本會成果報告一份備查。
- 十一、本獎助要點經本會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